

皇家藏本

文白对照

二十五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五史

第三卷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吉林摄影出版社

第三卷目录

南齐书

宣孝陈皇后传	(1)
高昭刘皇后传	(2)
武穆裴皇后传	(2)
周盘龙传	(3)
王僧虔传	(6)
谢朓传	(14)
祖冲之传	(17)
高逸传	(20)

梁书

太祖张皇后传	35
高祖郗皇后传	35
太宗王皇后传	36
肖统传	37
韦睿传	41
沈约传	46
萧子显传	52
萧子云传	54
羊侃传	56
崔灵恩传	61
处士传	62
陶弘景传	78
孙谦传	80
何远传	82

陈书

后主本纪	85
高祖章皇后传	97

世祖沈皇后传	98
高宗柳皇后传	99
后主沈皇后传	100
张贵妃传	101
萧摩诃传	103
褚玠传	106

隋 书

高祖本纪	(109)
文献独孤皇后传	(150)
杨勇传	(153)
贺若弼传	(162)
裴矩传	(165)
宇文恺传	(171)
赵仲卿传	(173)
王文同传	(175)
张胄玄传	(176)
宇文化及传	(180)

南 史

文元袁皇后传	185
郁林王何妃传	186
元帝徐妃传	187
谢灵运传	188
徐文伯传	192
徐嗣伯传	194
沈怀文传	195
萧宏传	199
陈庆之传	203
祖暕之传	207
邓郁、马枢传	207
侯景传	209

北 史

西魏文帝文皇后乙弗氏传	(232)
文帝悼皇后郁久闾氏传	(233)

蠕蠕公主郁久闾氏传·····	(234)
彭城太妃尔朱氏传·····	(235)
冯翊太妃郑氏传·····	(235)
后主冯淑妃传·····	(236)
元暉传·····	(238)
元雍传·····	(240)
古弼传·····	(245)
郾道元传·····	(247)
高遵传·····	(249)
羊祉传·····	(250)
李彪传·····	(252)
傅永传·····	(265)
崔廓、徐则、张文诩传·····	(268)
信都芳传·····	(271)
宋景业传·····	(273)
张子信传·····	(274)
徐謩传·····	(275)
马嗣明传·····	(276)
齐诸宦者传·····	(277)
李延寿传·····	(278)

南齐书

宣孝陈皇后传

【原文】

宣孝陈皇后讳道止，临淮东阳人，魏司徒陈矫后。父肇之，郡孝廉。

后少家贫，勤织作，家人矜其劳，或止之，后终不改。嫁于宣帝，庶生衡阳元王道度、始安贞王道生，后生太祖。太祖年二岁，乳人乏乳，后梦人以两瓯麻粥与之，觉而乳大出，异而说之。宣帝从任在外，后常留家治事教子孙。有相者谓后曰：“夫人有贵子而不见也。”后叹曰：“我三儿谁当应之。”呼太祖小字曰：“正应是汝耳。”宣帝殂后，后亲自执勤，婢使有过误，恕不问也。太祖虽从官，而家业本贫，为建康令时，高宗等冬月犹无缣纩，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曰：“于我过足矣。”殂于县舍，年七十三。升明三年，追赠竟陵公国太夫人，蜜印，画青绶，祠以太牢。建元元年，追尊孝皇后。赠外祖父肇之金紫光禄大夫，谥曰敬侯。后母胡氏为永昌县靖君。

【译文】

宣孝陈皇后，名道止，临淮东阳人，魏司徒陈矫的后代。她的父亲陈肇之，为郡孝廉。

陈皇后年幼时家中贫穷，她勤恳地织布劳作，家里人怜悯她过于辛苦，常常阻止她干活，而皇后始终坚持不改。后来她嫁给了宣帝，生下衡阳元王道度、始安贞王道生，后来又生了太祖。太祖两岁时，他的乳母缺少奶水，后来梦见有人给了她两碗麻粥喝，梦醒后奶水大出，让她感到既奇怪又高兴。宣帝在外地任职，皇后常留在家里掌管家务教导子孙。有相面人对皇后说：“夫人生有贵子而没有察觉啊。”皇后叹息道：“我的三个儿子，谁能是这贵子呢？”她叫着太祖的小名说：“这贵子应该说的是你啊。”宣帝死后，皇后亲自掌管家务，婢女侍从有了过失，也宽恕而不予追究。太祖虽然作官，但家中贫穷。太祖任建康令的时候，高宗等孩子们在冬天还没有棉衣穿，但供奉母亲的食物十分丰厚，皇后常常撤去第二种肉菜，说：“给我的已经足够了。”皇后死于县舍，享年七十三岁。升明三年，被追赠为竟陵公国太夫人，同时赠蜡印、佩青色印带，用太牢祭祀。建元元年，被追尊为孝皇后。追赠外祖父肇之为金紫光禄大夫，谥号称敬侯。追赠皇后的母亲胡氏为永昌县靖君。

（刘方甫译）

高昭刘皇后传

【原文】

高昭刘皇后讳智容，广陵人也。祖玄之，父寿之，并员外郎。

后母桓氏梦吞玉胜生后，时有紫光满室，以告寿之，寿之曰：“恨非是男。”桓曰：“虽女，亦足兴家矣。”后每寝卧，家人常见上如有云气焉。年十余岁，归太祖，严正有礼法，家庭肃然。宋泰豫元年殂，年五十。归葬宣帝墓侧，今泰安陵也。门生王清与墓工始下锸，有白兔跳起，寻之不得，及坟成，兔还栖其上。升明二年，赠竟陵公国夫人。三年，赠齐国妃，印绶如太妃。建元元年，尊谥昭皇后。三年，赠后父金紫光禄大夫，母桓氏上虞都乡君；寿之子兴道司徒属，文蔚豫章内史，义徽光禄大夫，义伦通直郎。

【译文】

高昭刘皇后，名智容，广陵人。她的祖父刘玄之，父亲刘寿之，均为员外郎。

皇后的母亲桓氏曾梦见自己吞食玉质首饰，而后生了皇后，生产时有紫光照耀全室。桓氏把这一情况告诉丈夫刘寿之，寿之说：“可惜不是男孩。”桓氏说：“虽然是女孩，也足以使我们家兴盛了。”每逢皇后睡卧的时候，家人常常看见她的上方像有云气笼罩。皇后十余岁时，嫁给了太祖，她作风严谨端正而遵循礼法，家中秩序井然。宋泰豫元年逝世，享年五十岁。死后归葬在宣帝墓旁，即今天的泰安陵。门生王清与墓工最初下锸挖掘墓穴时，有白兔跳了出来，然而找它时，却找不着了；等到陵墓修成，白兔又归栖在皇后的坟上。升明二年，被赠为竟陵公国夫人。升明三年，被赠为齐国妃，其印绶与太妃相同。建元元年，尊谥号为昭皇后。建元三年，追赠皇后的父亲为金紫光禄大夫。母亲桓氏为上虞都乡君；父亲寿之的儿子兴道官做到司徒，文蔚、豫章官任内史，义徽任光禄大夫，义伦为通直郎。

（刘方甫译）

武穆裴皇后传

【原文】

武穆裴皇后讳惠昭，河东闻喜人也。祖朴之，给事中。父玠之，左军参军。

后少与豫章王妃庾氏为姊妹，庾氏勤女工，奉事太祖、昭后恭谨不倦，后不能及，故不为舅姑所重，世祖家好亦薄焉。性刚严，竟陵王子良妃袁氏布衣时有过，后加训罚。升明三年，为齐世子妃。建元元年，为皇太子妃。三年，后薨。谥穆妃，葬休安陵。世祖即位，追尊皇后。赠玠之金紫光禄大夫，后母檀氏余杭广昌乡元君。

旧显阳、昭阳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永明中无太后、皇后，羊贵嫔居昭阳殿西，范贵妃居昭阳殿东，宠姬荀昭华居风华柏殿。宫内御所居寿昌画殿南阁，置白鹭鼓吹二部；乾光殿东西头，置钟磬两厢：皆宴乐处也。上数游幸诸苑囿，载宫人从后车，宫内深隐，不闻端

门鼓漏声，置钟于景阳楼上，宫人闻钟声，早起装饰，至今此钟唯应五鼓及三鼓也。车驾数幸琅邪城，宫人常从，早发至湖北埭，鸡始鸣。

【译文】

武穆裴皇后，名惠昭，河东闻喜人。皇后的祖父裴朴之，任给事中之职。父亲裴玘之，任左军参军。

皇后年少时和豫章王妃庾氏是妯娌，庾氏做女工活十分勤劳，侍奉太祖和昭后恭敬谨慎不知疲倦，而皇后没有她勤劳，因此不被公婆看重，世祖家虽和善但也鄙薄皇后。皇后的性情刚强严厉，竟陵王子良的妃子袁氏为平民时曾有过错，皇后便加以训斥惩罚。升明三年，嫁给齐世子为妃。建元元年，为皇太子妃。建元三年，皇后逝世，谥号称穆妃，葬在休安陵。世祖即位以后，追尊其为皇后，赠裴玘之金紫光禄大夫之职，赠皇后母亲檀氏为余杭广昌乡元君。

旧时显阳、昭阳殿，是太后、皇后居住的地方。永明年间没有太后、皇后，羊贵嫔住在昭阳殿西，范贵妃住在昭阳殿东，宠姬荀昭华住在风华柏殿。宫内皇帝的居处寿昌殿南阁，设置了白鹭乐曲两部；乾光殿东西头，两厢设置钟磬，全是宴乐的地方。皇帝多次亲临种植花木畜养禽兽的园林游玩，将宫人载在后车相随，宫内幽深森严，听不到端门计时的鼓漏声，于是在景阳楼上设置一钟，宫人听到钟声，早起梳粧打扮，至今这只钟还只在五鼓和三鼓时敲响。皇帝的车驾多次到琅邪城，宫人常常相随而行，早晨出发至湖北埭时，鸡才开始鸣叫。

(刘方甫译)

周盘龙传

【原文】

周盘龙，北兰陵人也。宋世土断，属东平郡。盘龙胆气过人，尤便弓马。泰始初，随军讨赭圻贼，躬自斗战，陷阵先登。累至龙骧将军，积射将军，封晋安侯，邑四百户。元徽二年，桂阳贼起，盘龙时为冗从仆射、骑官主、领马军主，随太祖屯新亭，与屯骑校尉黄回出城南，与贼对阵，寻引还城中，合力拒战。事宁，除南东莞太守，加前军将军，稍至骁骑将军。升明元年出为假节、督交广二州军事、征虏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未之官，预平石头。二年，沈攸之平，司州刺史姚道和怀贰被征，以盘龙督司州军事，司州刺史，假节、将军如故。改封沌阳县。太祖即位，进号右将军。

建元二年，虏寇寿春。以盘龙为军主、假节，助豫州刺史垣崇祖决水漂渍。盘龙率辅国将军张倪马步军于西泽中奋击，杀伤数万人，获牛马輜重。上闻之喜，诏曰：“丑虏送死，敢寇寿春，崇祖、盘龙正勒义勇，乘机电奋，水陆斩击，填川蔽野。师不淹晨，西蕃克定。斯实将率用命之功，文武争伐之力。凡厥勋勤，宜时铭序，可符列上。”盘龙爱妾杜氏，上送金钗钏二十枚，手敕曰：“饷周公阿杜”。转太子左率。改授持节，军主如故。

明年，虏寇淮阳，围角城。先是上遣军主成买戍角城，谓人曰：“我今作角城戍，我儿当得一子。”或问其故？买曰：“角城与虏同岸，危险具多，我岂能使虏不敢南向。我若不没

虏，则应破虏。儿不作孝子，便当作世子也。”至虏围买数重，上遣领军将军李安民为都督救之。敕盘龙曰：“角城涟口，贼始复进，西道便是无贼，卿可率马步下淮阴就李领军。钟离船少，政可致衣仗数日粮，军人扶淮步下也。”买与虏拒战，手所伤杀无数。晨朝早起，手中忽见有数升血，其日遂战死。

盘龙子奉叔单马率二百余人陷阵，虏万余骑张左右翼围绕之。一骑走还，报奉叔已没，盘龙方食，弃箸，驰马奋稍，直奔虏阵，自称“周公来！”虏素畏盘龙骁名，即时披靡。时奉叔已大杀虏，得出在外，盘龙不知，乃冲东击西，奔南突北，贼众莫敢当。奉叔见其父久不出，复跃马入阵。父子两匹骑，萦揽数万人，虏众大败。盘龙父子由是名播北国。形甚羸讷，而临军勇果，诸将莫逮。

永明元年，迁征虏将军、南琅邪太守。三年，迁右卫将军，加给事中。五年，转大司马，加征虏将军、济阳太守。世祖数讲武，常令盘龙领马军，校骑骋稍。后以疾为光禄大夫。寻出为持节、都督兖州缘淮诸军事、平北将军、兖州刺史。进爵为侯。

角城将张蒲，与虏潜相构结，因大雾乘船入清中采樵，载虏二十余人，藏仗篱下，直向城东门，防门不禁，乃登岸拔白争门。戍主皇甫仲贤率军主孟灵宝等三十余人于门拒战，斩三人，贼众被创赴水，而虏军马步至城外已三千余人，阻堑不得进。淮阴军主王僧庆等领五百人赴救，虏众乃退。坐为有司所奏，诏白衣领职。八座寻奏复位。加领东平太守。

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世祖戏之曰：“卿著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十一年，病卒，年七十九。赠安北将军、兖州刺史。

【译文】

周盘龙，北兰陵人。宋时实行土断政策，兰陵隶属于东平郡。周盘龙胆量过人，尤其善于骑马和射箭。宋前废帝泰始初年，跟随政府军去讨伐赭圻的敌贼，在战斗中奋力拼搏，攻击敌人时总是最先到达阵前。多次加官到龙骧将军、积射将军，封爵为晋安县子，食邑四百户。宋明帝元徽二年，桂阳王刘休范在寻阳起兵，周盘龙当时任冗从仆射、骑官主、领马军主，跟随太祖萧道成守新亭，与屯骑校尉黄回出城南，与贼军对阵相持，不久退回到城中，合力抗拒敌军。平定刘休范军后，被任命为南东莞太守，加封前军将军，逐渐升到骠骑将军。后废帝升明元年，出任为假节、督交广二州军事、征虏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还未去任官，就先平定了石头城司徒袁肇的起兵。升明二年，沈攸之起兵被平定，司州刺史姚道和因有异心而被征召，任命盘龙为督司州军事、司州刺史，假节、将军的官职不变。随后又改封为沌阳县子。太祖萧道成即位，晋升为右将军。

齐高帝建元二年，北魏进攻寿春，朝廷任命周盘龙为军主、假节，协助豫州刺史桓崇祖放决江水阻挡敌人。周盘龙率领辅国将军张倪的马队和步兵在西部江泽中奋起反击，杀伤敌人数万，俘获其牛马和军用物资。皇帝听说后十分高兴，下诏说：“丑恶的鲜卑人自来送死，胆敢进攻寿春，桓崇祖、周盘龙依靠着正义和勇敢，抓住了战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奋勇出击，从水陆两路追杀和攻击敌人，使敌人尸体漫山蔽野。战斗还不到第二天清晨，西部的敌人已被打败。这实在是将领执行命令的功劳，战士们奋击战斗的力量。所有这些功勋，都应该按照其大小，及时向上报告。”对周盘龙的爱妾杜氏，齐高帝送了她金钗钏二十枚，并亲笔写上“送给周公阿杜”。将周盘龙转官为太子左率。改授持节，军主的官职不变。

第二年,鲜卑军队进攻淮阳,包围角城。在此以前齐高帝派遣了军主成买守卫角城,成买对别人说:“我今日为角城戍,我儿应当得一子。”人们问他原因?成买答:“角城与鲜卑同在淮河北岸,危险太多了。我岂能够使得鲜卑不敢向南来进攻?我如果不是死于战争,就应该打败鲜卑。我儿子不能为我戴孝作孝子,便应当做个传宗接代的长子。”后来鲜卑包围成买好几圈,齐高帝派领军将军李安民为都督去救援。并命周盘龙说:“对角城和涟口,敌贼开始了再次进攻,西部河道应是空虚,你可以率领骑兵和步兵到淮阴去靠拢李领军的部队。钟离船只少,只可送衣服武器和数日的粮食,军人应该徒步过淮河。”此时,成买与鲜卑激战,他亲手杀死杀伤无数敌人。次晨早起,忽然发现手中有数升血流出,就在这一天他战斗而死了。

周盘龙的儿子周奉叔一人骑马率领二百余人冲锋陷阵,鲜卑军有一万多骑兵从左右两翼向他包围。一骑兵回来报告,说周奉叔已陷入敌阵,周盘龙刚好在吃饭,立刻掷掉筷子,骑上战马,奋起长矛,直冲到敌军阵中,口中大呼“我周公来了!”鲜卑军向来害怕周盘龙的大名,一下子就被周盘龙杀得溃不成军。这时周奉叔已经杀了大批敌人后脱身在外,但周盘龙不知,仍然冲东击西,奔南突北边战边找,鲜卑军都不敢抵挡。周奉叔见他的父亲还不出,再次跃马冲入敌阵。父子两人勇猛战斗,搅乱了数万鲜卑军队,使敌军大败,由此周盘龙父子在北国名声大振。周盘龙看上去并不强壮,也不善言谈,可是在和敌人战斗时却勇敢果断,其他将领都不及他。

齐武帝永明元年,升周盘龙为征虏将军、南琅玕太守。永明三年,再升为右卫将军,加官给事中。永明五年,转官太司马,加官征虏将军、济阳太守。齐武帝多次军事演习,常命令周盘龙领马军,并带着长矛驰骋。后来因病任为光禄大夫。不久离京外出为持节、都督兖州缘淮诸军事、平北将军、兖州刺史。进封为侯爵。

角城戍将张蒲与鲜卑暗中勾结,乘着大雾乘船到清水中小岛上采柴,偷偷载了二十多个鲜卑兵,把兵器藏在竹器中,船直驰城东门,守门士兵没有禁止,于是敌人登岸攻下了白争门。戍主皇甫仲贤率领军主孟灵宝等三十余人在门上抵抗敌兵,斩了三个敌人,其余敌人带着创伤往水中逃去,而敌人的骑兵和步兵到城外的已经有三千多人,受阻挡而不得前进。这时淮阴军主王僧庆等率领五百余人赶去救援,鲜卑兵才退去。因这件事周盘龙被有关衙门奏劾,皇帝下诏他以平民身份领职。不久尚书八座又上奏让他恢复职位,加官兼领东平太守。

周盘龙上表称自己年老才弱,不能镇守边郡,要求解除职务,朝廷同意,让他回朝任散骑常侍、光禄大夫。齐武帝对他开玩笑说:“你戴貂蝉冠比起打仗时戴的兜鍪盔又有什么感觉?”周盘龙回答说:“这貂蝉冠正是从兜鍪盔发展而来的呀!”永明十一年,周盘龙病死,享年七十九岁。下诏赠赐官号安北将军、兖州刺史。

(刘精诚 译)

王僧虔传

【原文】

王僧虔，琅邪临沂人也。祖珣，晋司徒。伯父太保弘，宋元嘉世为宰辅。宾客疑所讳，弘曰：“身家讳与苏子高同。”父昙首，右光禄大夫。昙首兄弟集会诸子孙，弘子僧达下地跳戏，僧虔年数岁，独正坐采蜡珠为凤凰。弘曰：“此儿终当为长者。”

僧虔弱冠，弘厚，善隶书。宋文帝见其书素扇，叹曰：“非唯迹逾子敬，方当器雅过之。”除秘书郎，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与袁淑、谢庄善。转义阳王文学，太子洗马，任司徒左西属。

兄僧绰，为太初所害，亲宾咸劝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国以忠贞，抚我以慈爱，今日之事，若不见及耳。若同归九泉，犹羽化也。”孝武初，出为武陵太守。兄子俭于中途得病，僧虔为废寝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马援处儿侄之间一情不异，邓攸于弟子更逾所生，吾实怀其心，诚未异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诸。若此儿不救，便当回舟谢职，无复游宦之兴矣。”还为中书郎，转黄门郎，太子中庶子。

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世，常用掘笔书，以此见客。出为豫章王子尚抚军长史，迁散骑常侍，复为新安王子鸾北中郎长史、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二蕃皆帝爱子也。

寻迁豫章内史。人为侍中，迁御史中丞，领骁骑将军。甲族向来多不居宪台，王氏以分枝居乌衣者，位官微浅，僧虔为此官，乃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可试为耳。”复为侍中，领屯骑校尉。泰始中，出为辅国将军、吴兴太守、秩中二千石。王献之善书，为吴兴郡，及僧虔工书，又为郡，论者称之。

徙为会稽太守，秩中二千石，将军如故。中书舍人阮佃夫家在会稽，请假东归。客劝僧虔以佃夫要倖，宜加礼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岂能曲意此辈。彼若见恶，当拂衣去。”佃夫言于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孙复奏：“僧虔前莅吴兴，多有谬命，检到郡至迁，凡用功曹五官主簿至二礼吏署三传及度与弟子，合四百四十八人。又听民何系先等一百十家为旧门。委州检削。”坐免官。

寻以白衣兼侍中，出监吴郡太守，迁使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建武将军、行湘州事，仍转辅国将军、湘州刺史。所在以宽惠著称。巴峡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阳、罗、湘西三县缘江民立湘阴县，从之。

元徽中，迁吏部尚书。高平檀珪罢沅南令，僧虔以为征北板行参军。诉僧虔求禄不得，与僧虔书曰：“五常之始，文武为先，文则经纬天地，武则拨乱定国。仆一门虽谢文通，乃忝武达。群从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糜躯奉国，而致于子侄饿死草壤。去冬今春，频荷二敕，既无中人，屡见蹉夺。经涉五朔，逾历四晦，书牍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润，反更曝鳃。九流绳平，自不宜独苦一物、蝉腹龟肠，为日已久，饥虎能吓，人遽与肉；饿麟不噬，谁为落毛。去冬乞豫章丞，为马超所争；今年蒙敕南昌县，为史偃所夺。二子勋荫人才，有何见胜？若以贫富相夺，则分受不如。身虽孤微，百世国土，姻媾位宦，亦不后物。

尚书同堂姊为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为南谯王妃；尚书妇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娣长沙景王，尚书伯为江州，檀珪祖亦为江州；尚书从兄出身为后军参军，檀珪父释褐亦中军参军。仆于尚书，人地本悬，至于姻宦，不肯殊绝。今通塞虽异，犹忝气类，尚书何事乃尔见苦？泰始之初，人表同逆，一门二世，粉骨卫主，殊勋异绩，已不能甄，常阶旧途，复见侵抑。”僧虔报书曰：“征北板比岁处遇小优，殷主簿从此府入崇礼，何仪曹即代殷，亦不见诉为苦。足下积屈，一朝超升，政自小难。泰始初勤苦十年，自未见其赏，而顿就求称，亦何可遂？吾与足下素无怨憾，何以相侵苦，直是意有佐佑耳。”珪又书曰：“昔荀公达汉之功臣，晋武帝方爵其玄孙。夏侯惇魏氏勋佐，全德初融，亦始就甄显，方赏其孙，封树近族。羊叔子以晋泰始中建策伐吴，至咸宁末，方加褒宠，封其兄子。卞望之以咸和初殒身国难，至兴宁末，方崇礼秩，官其子孙。蜀郡主簿田混，黄初末死故君之难，咸康中方擢其子孙。似不以世代远而被弃，年世疏而见遗。檀惇百罹六极，造化罕比，五丧停露，百口转命，存亡披迫，本希小禄，无意阶荣。自古以来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职，参军非王官之谓。质非匏瓜，实羞空悬。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岂与悠悠之人同口而语？使仆就此职，尚书能以郎见转不？若使日得五升禄，则不耻执鞭。”僧虔乃用为安城郡丞。珪，宋安南将军韶孙也。

僧虔寻加散骑常侍，转右仆射。升明元年，迁尚书仆射，寻转中书令、左仆射。二年，为尚书令。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时太祖辅政，僧虔上表曰：“夫悬钟之器，以雅为用；凯容之礼，八佾为仪。今总章羽佾，音服舛异。又歌钟一肆，克谐女乐，以歌为务，非雅器也。太明中，即以宫悬合《鞞》、《拂》，节数虽会，虑乖雅体。将来知音，或讥圣世。若谓钟舞已谐，重违成宪，更立歌钟，不参旧例。四县所奏，谨依雅条，即义沿理，如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实由铜爵，三祖风流，遗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弥贵。谅以金石干羽，事绝私室，桑、濮、郑、卫，训隔绅冕，中庸和雅，莫复于斯。而情变听移，稍复销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嚙杀，不顾音纪，流宕无崖，未知所报，排斥正曲，崇长烦淫。士有等差，无故不可去乐；礼有攸序，长幼不可共闻。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响，独尽于衣冠。宜命有司。务勤功课，缉理遗逸，迭相开晓，所经漏忘，悉加补缀。曲全者禄厚，艺妙者位优，利以动之，则人思刻厉。反本还源，庶可跂踵。”事见纳。

建元元年，转侍中、抚军将军、丹阳尹。二年，进号左卫将军，固让不拜。改授左光禄大夫，侍中、尹如故。郡县狱相承有上汤杀囚，僧虔上疏言之曰：“汤本以救疾，而实行冤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或去恶宜疾，则应先启。岂有死生大命，而潜制下邑。愚谓治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职司与医对共诊验；远县，家人省视，然后处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无怨。”上纳其言。

僧虔留意雅乐，升明中所奏，虽微有厘改，尚多遗失。是时上始欲通使，僧虔与兄子俭书曰：“古语云‘中国失礼，问之四夷’，计乐亦如。苻坚败后，东晋始备金石乐，故知不可全诬也。北国或有遗乐，诚未可便以补中夏之缺，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旧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谓北使会有散役，得今乐署一人粗别同异者，充此使限。虽复延州难追，其得所知，亦当不同。若谓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闻否？试为思之。”事竟不行。

太祖善书，及即位，笃好不已。与僧虔赌书毕，谓僧虔曰：“谁为第一？”僧虔曰：“臣书

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谓善自为谋矣。”示僧虔古迹十一帙，就求能书人名。僧虔得民间所有，帙中所无者，吴大宣帝、景帝、归命侯书，桓玄书，及王丞相导、领军洽、中书令珉、张芝、索靖、卫伯儒、张翼十二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一卷。

其年冬，迁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征南将军、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简无所欲，不营财产，百姓安之。世祖即位，僧虔以风疾俗陈解，会迁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僧虔少时群从宗族并会，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仁当至公，余人莫及也。”及授。僧虔谓兄子俭曰：“汝任重于朝，行当有八命之礼，我若复此授，则一门有二台司，实可畏惧。”乃固辞不拜，上优而许之。改授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客问僧虔固让之意，僧虔曰：“君子所忧无德，不忧无宠。吾衣食周身，荣位已过，所惭庸薄无以报国，岂容更受高爵，方贻官谤邪！”兄子俭为朝宰，起长梁斋，制度小过，僧虔视之不悦，竟不入户，俭即毁之。

永明三年，薨。僧虔颇解星文，夜坐见豫章分野当有事故。时僧虔子慈为豫章内史，虑其有公事。少时，僧虔薨，慈弃郡奔赴。僧虔时年六十。追赠司空，侍中如故。谥简穆。

其论书曰：“宋文帝书，自云可比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功夫少于欣’。王平南广，右军叔，过江之前以为最。亡曾祖领军书，右军云‘弟书遂不减吾’。变古制，今唯右军、领军；不尔，至今犹法钟、张。亡从祖中出令书，子敬云‘弟书如骑骡，駉駉恒欲度骅骝前’。庾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分，在荆州与都下人书云：‘小儿辈贱家鸡，皆学逸少书，须吾下，当比之。’张翼，王右军自书表，晋穆帝令翼写题后答，右军当时不别。久后方悟，云‘小人几欲乱真’。张芝、索靖、韦诞、钟会、二卫并得名前代，无以辨其优劣，唯见其笔力惊异耳。张澄当时亦呼有意，郗愔草亚于右军，郗嘉宾草亚于二王，紧媚过其父。桓玄自谓右军之流，论者以比孔琳之。谢安亦入能书录，亦自重，为子敬书嵇康诗。羊欣书见重一时，亲受子敬，行书尤善，正乃不称名。孔琳之书天然放纵，极有笔力，规矩恐在羊欣后。丘道护与羊欣俱面受子敬，故当在欣后。范晔与萧思话同师羊欣，后小叛，既失故步，为复小有意耳。萧思话书，羊欣之影，风流趣好，殆当不减，笔力很弱。谢综书，其舅云紧生起，是得赏也，恨少媚好。谢灵运乃不伦，遇其合时，亦得入流。贺道力书亚丘道护。庾昕学右军，亦俗乱真矣。”又著《书赋》传于世。

第九子寂，字子玄，性迅动，好文章，读《范滂传》，未常不叹挹。王融败后，宾客多归之。建武初，欲献《中兴颂》，兄志谓之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达，不镇之以静，将恐贻讥。”寂乃止。初为秘书郎，卒，年二十一。

僧虔宋世尝有书诫子曰：

知汝恨吾不许汝学，欲自悔厉，或以盖棺自欺，或更择美业，且得有慨，亦慰穷生。但亟闻斯唱，未睹其实。请从先师听言观行，冀此不复虚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自当小差于史，犹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邪？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且论注百氏，荆州《八表》，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皆未经拂耳瞥目。岂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宾者哉？就如张衡思侔造化，郭象言类

悬河，不自劳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窥其题目，未辨其指归；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八表》所载，凡有几家；《四本》之称，以何为长。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学，无以为训。然重华无严父，放勋无令子，亦由己耳。汝辈窃议亦当云：‘何日不学，在天地间可嘻戏，何忽自课撻？幸有盛时逐岁暮，何必有所减？’汝见其一耳，不全尔也。设令吾学如马、郑，亦必甚胜；复倍不如今，亦必大减。致之有由，从身上来也。汝今壮年，自勤数倍许胜，劣及吾耳。世中比例举眼是，汝足知此，不复具言。

吾在世，虽乏德素，要复推排人间数十许年，故是一旧物，人或以比数汝等耳。即化之后，若自无调度，谁复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负令誉弱冠超清级者，于是王家门中，优者则龙凤，劣者犹虎豹，失荫之后，岂龙虎之议？况吾不能为汝荫，政应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经三分，蔑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或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吾今悔无所及，欲以前车诫尔后乘也。汝年入立境，方应从官，兼有室累，牵役情性，何处复得下帷如王郎时邪？为可作世中学，取过一生耳。试复三思，勿讳吾言。犹捶挞志辈，冀脱万一，未死之间，望有成就者，不知当有益否？各在尔身已切，岂复关吾邪！鬼唯知受深松茂柏，宁知子弟毁誉事！因汝有感，故略叙胸怀矣。

【译文】

王僧虔，是琅邪临沂人。他的祖父王珣，在晋朝官至司徒。伯父王弘，在晋朝官至太保，在宋朝元嘉年间为宰相。王弘的门客问及他的家讳，王弘回答说：“我的家讳与苏子高（峻）相同。”王僧虔的父亲王昙首，官至右光禄大夫。王昙首兄弟把他们的子孙召集在一起，王弘的儿子王僧达在地上蹦跳游戏，当时王僧虔才几岁，一个人端坐用蜡油捏凤凰。王弘说：“这孩子将来会成为忠厚的长者。”

王僧虔二十岁左右时，为人宽厚，擅长隶书。宋文帝看到他写的扇面，赞叹说：“不仅书法超过了王献之，方正的器量也超过了他。”于是任命他为秘书郎、太子舍人。王僧虔性格谦逊，少言寡语，很少和人交往，与袁淑、谢庄是好朋友。后来转任义阳王文学、太子洗马，又迁为司徒左西属。

他的哥哥王僧绰，被刘劭所杀害，亲朋都劝王僧虔逃命。他泪流满面地说：“我的哥哥用忠贞来敬奉国家，用慈爱抚育我，现在的事情，如果（我）不被牵连就算了。倘若一同命归黄泉，就像飞天成仙一样。”孝武帝初年，外任他为武陵郡太守。他的侄子王俭，在随他赴任的中途生病，王僧虔为此不吃不睡照顾侄儿。同行的门客劝慰他，他说：“过去马援对待儿子和侄子一点也没有分别，邓攸看待侄儿胜过亲生儿。我就是这样想的，和古人没有什么两样。他是我亡兄的后代，不应忽视。如果这孩子救不活的话，我就掉转舟头回朝辞职，再也不会做官的兴致了。”后来回京任中书郎，转任黄门郎、太子中庶子。

宋孝武帝刘骏企图专享书法名家的声誉，因此王僧虔不敢显露出自己的书法水平。在大明年间，他常用秃笔写字，因此才能存身。外任他为豫章王刘子尚的抚军长史，又升为散骑常侍，又任他为新安王刘子鸾的北中郎长史、南东海郡太守，行使南徐州刺史的职权，这两位亲王都是孝武帝的爱子。

不久任他为豫章内史。又入朝为侍中，升御史中丞，兼骁骑将军。贵族人士向来都不任监察官，王氏家族的分支在平民区居住的，才任这官位较低的职务，王僧虔担任这种职务，他说：“这是在平民区居住的那些人的官位，我也可以试着干干。”后来又任他为侍中，兼屯骑校尉。泰始年间，外任为辅国将军、吴兴郡太守，官品与二千石相当。王献之善长

书法，曾任吴兴郡太守，王僧虔也擅长书法，也任为吴兴郡太守，被人们传为美谈。

他后来又改任会稽郡太守，官品与二千石相当，仍为辅国将军。中书舍人阮佃夫老家在会稽，请假东归。王僧虔的门客劝他通过阮佃夫结好朝廷，对阮佃夫要以礼接待。王僧虔说：“我立身处世有自己的准则，哪能曲意奉承这种人。他如果讨厌我，我就甩袖而去。”阮佃夫把这话告诉给宋明帝，并指使御史中丞孙复弹劾他，说道：“王僧虔任吴兴太守时，胡作非为，检点他从到任到迁官，共任用功曹、五官、主簿，以至二礼吏署三传，以及收弟子，计四百四十八人。他又批准百姓何系先等一百一十家为士族。应派州郡官员去检查。”王僧虔因此被免官。

不久，以平民的身份兼任侍中，外任为监吴郡太守，又升为使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建武将军、行使湘州刺史职权，又为辅国将军、湘州刺史。他在各种职位上，都以行政宽和利民著称。巴峡的流民很多人住在湘州境内，王僧虔上奏朝廷，分割出益阳、罗、湘西三县沿江流民另立湘阴县，他的建议得到批准。

元徽年间，升任他为吏部尚书。高平人檀珪原为沅南县令，后被罢职，王僧虔任他为征北板行参军。檀珪向王僧虔诉说求官不得的委屈，他给王僧虔写信说：“国家的创建，文韬武略最为重要，文能治理天下，武能拨乱定国。我家族的人虽没有以文治而身居显要，但曾身为显赫的武将。我的堂姑有三位和皇家结亲，我的祖父、兄长两代人，为国捐躯，但是他们的子侄落得饿死草野的下场。去冬今春，连遭二次斥责，因我在朝中无人说话，于是屡遭贬降。在四五个月的时间，我给你写了十二封信，你接见我只有六七次，不但没有得到你的照顾，反而更受冷遇。三教九流的人你都能公平对待，不应该单独苦了我一人，害得我饥肠辘辘，为时已久。因饥饿的老虎能咬人，人马上投给他肉食；饿坏了的麒麟不会咬人，谁肯给他一口食呢？去年冬天我请求任豫章丞，这个职务被马超夺走了；今年春天任命我为南昌县令，又被史偃夺走了。这两个人他们父祖的功劳和他们本人的才能，哪一点比我强？如果是由于贫富不同的原因，我当然不如他们。我虽然位微势孤，但我的家庭是百年的士族，前辈的联姻之家和父祖的地位，也不在别人之下。尚书您的堂姊是江夏王妃，我的堂姑是南谯王妃；尚书您的妻子是江夏王之女，我的祖姑是长沙景王的嫔妃；尚书您的伯父曾做江州刺史，我的祖父也曾是江州刺史；尚书您的堂兄初仕为后军参军，我的父亲初仕也为中军参军。我和尚书您相比，人才和地位相差悬殊，但是在前辈联姻和官位方面，却相差不多。现在虽然你位居显官，我地位卑下，相差甚远，但同属官宦世家，尚书您为什么这样苦苦相逼？泰始初年之时，八方反叛，我檀家一门两代人，为了保卫君主，粉身碎骨，对国家有这样大的功勋，却得不到提拔，我只不过按常规任官，却又遭到排挤贬降。”王僧虔回信说：“征北板行参军这一职务，近年来处境很不错，殷主簿就从这一职务步入高官之列，何仪曹接代殷主簿，也没听到他诉苦。足下你一向官位较低，一旦想越级提拔，确有困难。泰始初年你辛辛苦苦干了十年，却怎么没有看到你受过苦苦逼迫呢？只不过我对你的看法和你不同罢了。”檀珪又回信说：“过去荀公达是汉朝的功臣，晋武帝还给他的玄孙以爵位。夏侯惇是曹魏的功臣，刘宋初年，也受到重视，他的孙子得到赏赐，近族子孙得到封爵。羊叔子因在晋朝泰始年间提议伐吴，到咸宁末年，也加以褒奖，他的侄儿也得到封爵。卞望之因咸和初年为国献身，到兴宁末年，也受到尊崇，他的子孙都委任为官。蜀郡主簿田混，黄初末年死于旧主之难，咸康年间也提拔了他的子孙。以上这些事例，似乎不因年代久远他们的子孙被遗弃，不因时代不同而被排挤。我檀珪遭遇的种种

厄运,世间少有,五代人没有安葬,百口之家流离失所,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本来只希望得到微薄的薪俸,无心获取更高的荣耀。自古以来就有只享受俸禄而无职事的沐食侯,近世又有所谓王官。府佐并非沐食侯的职务,参军也不是王官的职称。我自知自己不是葫芦,以空悬为耻。殷、何二位,或者是出于上官的情面,或者是朝廷的旨意,哪能和我这个平常的人同日而语。假使我就任此职,尚书您是否能转升为我郎官?如果我能得到每天五升米的俸禄,就是给您牵马坠蹬我也不感到羞耻。”王僧虔才任他为安城郡丞。檀珪,是宋朝安南将军檀韶的孙子。

王僧虔不久加任散骑常侍銜,又转为左仆射。升明元年,升为尚书仆射,不久又转为中书令、左仆射,二年又为尚书令。王僧虔爱好文史,对乐律也有研究。他鉴于朝廷上现行的礼乐制度大都违背了传统规定,民间又竞相制作新调杂曲,当时太祖萧道成为辅政大臣,王僧虔上书说:“悬钟之类的乐器,应用于高雅场合;奏凯的舞蹈,以八队为准。现在乐官跳的羽舞,乐曲和服饰都违背礼数。再者,一套编钟,为歌伎伴奏,以歌唱为主,这也不是雅乐。大明年间,用宫中的编钟演奏《鞞》、《拂》乐曲,节拍虽然相合,恐怕也有违于雅乐,将来有懂音乐的人发现这种情况,恐怕会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礼乐提出批评。如果说现在的乐器和舞蹈已经形成一个整体,很难改变,那么可以另造编钟。不按原来的形制。宫中的四面悬钟,仍严格按照雅乐的规定演奏,这样既保护了雅乐的体统,又考虑到实际情况,这样或许是可行的。再者,现在的《清商》乐曲,实际是从曹魏时流传下来的,它是曹操、曹丕、曹睿时代的流风余韵,这种乐曲仍随处可以听到,京洛人士视此为高雅,江左地区更是以此为高贵。确实作到了庙堂雅乐,绝迹于私家宴会,像桑间、濮上,郑卫之声等庸俗的歌乐,遭到上层人士的摒弃,雅俗各得其宜,也没有比这种局面再好的了。但是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人们的欣赏习惯随之变化,这些《清商》乐曲,日渐衰落,十几年的时间,乐曲失传了将近一半。从此,家家竞相创制新曲,人们崇尚通俗音乐,一味追求急促的旋律,不顾及音乐的本身的规律,这种风气无节制地发展流传开去,不知要发展到何种地步,排斥了雅乐正音,崇尚助长淫乱的歌曲。士人有等级,无故不能撤去音乐;礼仪有分别,有的乐曲不可老少都去欣赏。因此,那些喧嚣叫号的歌曲,日盛一日地在民间发展;雅乐正音,只在士大夫阶层流传。应该下令有关方面,务必要下工夫,整理失传的雅乐、逐渐推广,乐曲有遗忘的地方,全部补配齐全。如果能整理出完整的乐曲,要给予高薪,演奏水平高的,任以高官。这样用物质利益去激励,那么人人会去下苦功。这样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或指日可待。”它的意见被采纳实行。

建元元年,王僧虔转为侍中、抚军将军、丹阳尹。二年,进封他为左卫将军,王僧虔坚持推让,不受封拜。改任为左光禄大夫,侍中、丹阳尹仍旧。郡县里对待囚犯一向有这样的做法:借囚犯生病之机,用汤药毒死囚犯。王僧虔为此上书说:“汤药本来是治病用的,而用这种残忍的手段,或者是为了泄私恨。如果罪行严重,必须重判,自有刑法规定;如果是为了从快惩治罪犯,应该先行上报。哪能把生死大权让郡县随意掌握?我认为,给罪犯治病,必须首先向郡里报,要求有关吏员和医生当面进行诊断,如果罪犯家属远离县衙,必须等家人来看望,然后再治疗。这样罪犯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家人也不会有怨言。”他的意见被皇帝采纳了。

王僧虔很留意收集雅乐曲谱,升明年间所进呈的曲谱,不仅稍有修改,而且还有不少遗漏。这时皇帝想向外国派遣使者,收集乐曲,王僧虔给他侄子王俭写信说:“古语说得好

‘中原礼仪失传，求之于四周少数部族。’估计乐曲也是这种情况。苻坚失败以后，东晋才备齐了雅乐乐曲，因此不能对苻坚一概否定。北边国家或许保存了中原失传的乐曲，当然不能用来弥补中原的缺失，但了解了存失的情况，也算一次清理。但是《鼓吹曲》原有二十一支曲子，现在能演奏的只有十一支，我想这次北使，会带随身的隶役，应从乐官中选一个大致能辨别乐曲同异的人，充当使团的一员。虽然难以和延陵季子问乐一事相比，但就他所知能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与原来的局面相比，自当有所不同。如果你认为我这话有道理，是否能把我的意思上报给皇帝？请你考虑一下。”但这件事并没有能施行。

齐太祖萧道成擅长书法，他即位当皇帝以后，对书法艺术的爱好，热情不减。他曾和王僧虔比赛书法，他写完后问王僧虔：“谁是第一？”王僧虔回答说：“我的书法是第一，陛下您的书法也是第一。”皇帝笑着说：“您真可说是善于为自己打算啊！”同时向王僧虔展示十一卷古人墨迹，并让他举出历代书法家的名字。王僧虔得到民间收藏的古人墨迹，皇帝给他看的墨迹中不载的，有吴国大皇帝孙权、景帝孙休、归命侯孙皓的墨迹，桓玄的墨迹，以及丞相王导、领军王洽、中书令王珣、张芝、索靖、卫伯儒、张翼等人的墨迹，共十二卷，进呈给皇帝。又进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一卷。

这一年冬天，升任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征南将军、湘州刺史，仍为侍中。王僧虔为政清静简约，没有贪欲，也不经营私产，因而百姓得以安居乐业。齐世祖萧赜即位，王僧虔因患中风想陈奏退休，这时升他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僧虔少年时曾参加本族同辈人的聚会，有位宾客给他看相，说道：“僧虔的年龄和官位将来最高，当官至公卿，其他人赶不上他。”这时被任命，王僧虔对侄子王俭说：“你在朝肩负重任，不久将位至公卿，如我再被任此官，那么我们一家就有二位公卿，真让人胆颤心惊。”于是他坚辞委任，皇帝体谅他的苦心，答应了他。改任他为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有宾客问他为什么推让，王僧虔说：“君子所担心的是没有品德，不担心得不到荣誉。我吃得饱穿得暖，官位荣耀，已经过份，惭愧的是才能菲薄，无力报效国家，哪能再接受更高的爵位，招致讥责呢！”他的侄子王俭在朝任宰相，在家盖了一栋长梁房屋，比规定的规格稍稍超标，王僧虔看了很不高兴，竟然为此不登王俭的家门，王俭马上拆毁了。

永明三年，王僧虔去世。王僧虔善观天象，有一天夜里在外闲坐，他看到与豫章郡相应的星座有变异，断定豫章郡将发生什么事件。当时他的儿子王慈任豫章内史，担心他公事上出纰漏。过了不大一会儿，王僧虔就去世了，王慈丢弃职务奔丧。王僧虔当时六十岁。朝廷追赠他为司空，侍中衔仍旧，赠谥号为“简穆”。

王僧虔论述书法艺术时说：“宋文帝的书法，自称可以和王献之相比，当时人们的评论是：‘他的天赋胜过羊欣，他书法功底不如羊欣’。平南将军王广，是王羲之的叔父，在南渡以前书法水平最高。我去世的曾祖王洽的书法，王羲之评论说：‘我弟弟的书法不下于我。’能变化古代书体的，现在只有王羲之、王洽；不然的话，我们至今仍然会以钟繇、张芝的书法为标准书体。我去世的堂祖中书令王坦之的书法，王献之说：‘我弟弟的书法像匹骡子，跑得飞快，常想超过骏马。’征西将军庾翼的书法，年轻时和王羲之齐名，王羲之是他的后辈，庾翼不服气，他在荆州任职时给京城的朋友写信说：‘后生小辈像穷人家的鸡一样，都去学习王羲之的书法，等我去到京城，将和他平分秋色。’张翼的书法，王羲之曾亲自书写表章。晋穆帝让张翼写题后批语，王羲之的本人当时也分不清楚，过了很久才醒悟，说道：‘这小子的字几乎和我的字相混，以假乱真。’张芝、索靖、韦诞、钟会、卫瓘、卫夫人，都